

2024年8月8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倩 责任校对 汤娜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诗人笔下的沧州盐场

■寇金星

沧州古城历史悠久，是历史上重要的漕运、盐运水陆码头。古代，沧州的长芦盐、金丝小枣等地方特产，通过运河这条经济大动脉运往全国各地。历代中的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士驻足沧州，留下了不少描写沧州风物的诗词文章。其中，有关沧州盐场的描述不在少数。



沧州这座城，依河而生，因盐而兴。盐，在现代看来，是一种非常普通的调味品，但以前可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。曾经，沧州的盐场十分繁荣，史料记载，“每遇掣盐，人如蚁聚”（乾隆八年《沧州志》），可以从中窥见古代人们对于盐的“追捧”。

盐场，位于老沧州城西北严崇坊，在现今永济桥西南角。

如今，盐场已然消失在历史深处。目前，我们能看到的，是运河岸边一块小小的标志石，写着“元明清盐场遗址”字样；是窄窄街巷中一块小小的门牌上写着“盐场”二字，还有运河岸边新建成的盐场码头。

“盐场”二字背后隐含着沧州上千年的历史底蕴。沧州盐业曾经在国家税收、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1000多年以前，包公曾任河北转运使，驻沧州督办盐务。后人为了纪念包公的政绩，在小南门附近建有包公祠。1981年，包公祠被拆除。元明清时期，盐业是沧州的支柱产业。朗吟楼、南川楼都是当年盐运使的办公、休憩场所。

古代，盐除了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外，在民间也是一种奢侈品。唐代诗人贾岛《寄沧州李尚书》一诗也写过沧州煮盐的场景，可见唐朝时期沧州盐业已经存在了。

历史上有很多的诗人为了沧州盐场留下诗篇。

明朝诗人王稚登《沧州夜泊》诗曰：绿树孤村夜逻严，家家尽卖水晶盐。虬髯海客休相睨，青雀舟中一孝廉。

诗中描绘了绿树掩映的盐场，到处都是水晶般的食盐。官府派兵严密看管，整夜巡逻。诗中描写盐场的规模很大，堆着高高的盐坨。长芦盐质量优良，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。

明朝诗人龚用卿写得更加生动细致：草屋村氓惯负盐，芦围蒲橐满间间。小舟撑入长河里，纵有巡兵更不嫌。

诗人对盐场环境和百姓生活观察得十分细致。“草屋村氓”说明盐场一带尽是低矮的草棚茅屋，住的都是付出劳动力的穷苦百姓，如扛盐的脚夫（本地人称扛大个的）、行船的、拉纤的，一个“氓”字将他们的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。

盐场南部的胡同至今仍保存着原貌。这个胡同曲折狭窄，两边的房屋矮小，因而得名“小街子”。“惯负盐”写的是诗人看到扛盐包的工人动作娴熟，两个人将一包很重的蒲包搭到扛盐人肩上，扛盐人脚步熟练地走在颤颤巍巍的搭板上，将盐包装上盐船。然后，装满盐的船舶将长芦盐运往南北。

“芦围蒲橐（读驮）满间间”写的是用芦苇编制的盐囤、用蒲草编制的盐包堆满了民房（间间即平民聚居区）。“更不嫌”一句则是写官兵毫无间歇、不敢懈怠

地日夜巡逻、看管盐场，捉拿盗贼和私盐贩子。

随着历史的发展，热闹了几百年的盐场沉寂下来。虽然盐场、小街子、神门口等小街小巷仍然保持着几百年前的布局，街边残存着麻姑祠、大王庙、真武庙的旗杆石和柱础，但已看不到一点“盐”的痕迹。只有后人编的门牌号，放置的标志石和新建的码头，提示着盐场曾经存在过。村中为数不多的老人，也保留着关于盐场的零星记忆。

没有沧州东邻渤海、西接运河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就没有闻名全国、行销南北的长芦盐。盐文化是沧州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。



盐场码头

沧州老俗话

近便儿的

沧州话里也读作“近bié的”或“近báng儿的”，是就近、附近，比较方便的意思。比如：“中午的空儿，时间忒紧，咱们近bié的吃点儿得了！”

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曲炳国：昨天听到一个老词“近别的”，是就近的意思。

知微庐主：我们说近báng儿的，或近bá儿的。

飞鸿：近边儿的，好像也说近傍儿的。

曲炳国：近傍的、近边的，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。

海客：两个发小朋友，傍边儿大，就是站在一起，差不多一样高。

曲炳国：远chāo的，和近bié的相对。远chāo的是哪个字？

想飞：应该是远超的。

冬东：是不是宽绰的绰？应该是近为便利，远为宽绰，近便的，远绰的。

宁津祝华东：我们这边加儿化音，近便儿的。

郭长新：近边的，就近，相对不远的地方。

孙克升：近别儿的，“别去那么远了，来回麻烦，近别儿的在当地找俩临时工，最多一天就干完了”。

王吉仓：给孩子找对象，就近便便的好，能常见面，常回家看看。

刘之龙：有的人家给女儿找对象，会说再近便儿也得出村，要不娘家大小事都得惊动闺女。

秦云峰：我们也说近边儿的，“近边的，来来去去方便多了”。

沧海粟：“别太麻烦了，时间也紧，近便儿的吃点儿吧。”意思是就近方便、便利。

冬东：近便，音多个，字也可能多个，表达的意思相仿。便，方便；傍，挨着；边，附近。

沧州人物

河间人李棠：“神探县令”

河间人李棠在县令任上时，察微鉴细，被称为神探。

李棠之父李大章，爱好圣贤之学。李棠自幼好作诗，与弟李枢及戈涛、戈济等人结成香泉诗社，时常唱和。他于乾隆七年（1742）考中进士，曾任江苏、安徽等地七个县的县令，为人忠厚诚实，勤勉为政。

李棠工于书法，在江南为官时，曾与当地名士袁枚、蒋士铨等来往，而与袁枚交情尤其要好。李棠的著述《思树轩诗稿》，蒋士铨为其作序。李棠作诗多崇尚“性灵”之说，所以他的诗多谐畅和缓之音，是袁枚流派的延续。

李棠任职期间独创了“摘案法”，促进了办案公正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而且，他办案时善于细心观察，不为表象所迷惑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他能从一

些其他人不注意的细节入手，找到关键性的办案线索，超强的办案能力也为后世尊崇。

李棠的好友袁枚在文章中记载了他的一则经典案例：有一次，上元县某镇出现了几起孩子被拐的案件。一天，有人来报案，说自己的孩子丢失了。之后，捕快很快找到了孩子，并发现了一名嫌疑人，是一个跛脚的人。捕快将跛脚人带到大堂，跛脚人却一直大喊冤枉。

随后，李棠问了捕快两个问题：跛脚人被发现时是跛着走的还是快步走的，孩子是不是眩晕后喝水才清醒的。巡捕答，跛脚的人一直在街上行走，是跛着走的。找到孩子时，孩子也是清醒的。

据此，李棠断定跛脚人无罪，不是拐卖孩子的人。众人疑惑不已。李棠解释说，一是犯罪者都有害怕被抓的心

理，应着急离开，躲藏起来，不会在街上乱走。跛脚人并不畏惧，且继续在街市上行走，特别坦然。二是孩子是先天眩晕，喝水后才清醒的。如果是拐人者用了迷幻药使其眩晕，不会让孩子喝水让其清醒。由此可见，跛脚人应该不是人贩子。众人恍然大悟，后来经过证实，跛脚人确实是无辜的。

李棠在任期间，整顿吏治、端正风气、清理冤狱、为民申冤。由于政绩突出，他被举荐到大理寺，受到皇帝的召见。皇帝问其断案诀窍，他答：秉公执法，躬亲审案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公正、察微鉴细，没有其他的诀窍。

皇帝怜惜他在县令职务上埋没30余年，擢升其为广州、惠州知府。后来，李棠回归故里，赋闲在家，颐养天年，卒年73岁。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，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，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，欢迎广大读者来稿，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：czwbrw@sina.com